# 輯二　島的結晶

## 二之 1.地海

我們前後把臉書的封面照片換成同一張，發現壓縮後的圖片損壞了解析度，事物在晦暗中的輪廓變得模糊－－一群人圍坐在碼頭邊，還有人躺下。夜幕已經完全降下來了，路燈權充篝火。那一天海上生明月，但明月在畫面之外。遠處一艘小舟，燈火如豆。是冒夜出海，或是戴月而歸？

那是北竿塘岐村旁的海岸。在馬祖提離海的距離總不太有意義，因為到處離海都這麼近。那也是島的定義。

大學的畢業旅行，有一團自詡中心的同學套裝行程遊泰國。沒有人通知我。很合理，那幾年我晝伏夜出，蜻蜓點水的上課。被丟包的不只我，還有零零散散其他人。交好的收集起來，就是我大學的人際網絡。有人當然是很有個性地拒絕了中心，但相同的是都期待一場旅行。

說是儀式吧，也是，沒離開總覺得沒長大。但更像找個藉口，糾集平常各自天涯的好友們齊聚一堂，來去遠方。為了去哪裡一度焦頭爛額，不知誰福至心靈，脫口而出：為什麼不去你的故鄉？我還沒意識過來：桃園？中壢？大安區？她說：－－馬祖！

我們就動身了。還替我編出口號，上了價值：逆流而上，去追溯你的大江大海。

順著遊客最尋常的路線，我堅持搭機－－而非乘兒時蒙上陰影的輪船－－抵達南竿。租了幾輛機車，住進在台灣聯絡好的民宿，其餘時間漫山遍野地走。太陽最毒辣時，海水都能蒸乾，我們就有志一同打道回府。在民宿床上看吊扇旋轉，聽海濤沖刷。睡不著就湊過去另一床，壓低聲音聊天，偶爾發現手機轉換到中國移動，得互喊小心，電話撥通就是漫遊。

我們就是一群漫遊者。老實說同班三年，我並不真懂他們，不懂為什麼願意留在我身邊。有一個因憂鬱症反覆休學的男孩，最後選擇不來。到很久以後才聽他悠悠說起，留在台灣，是為了處理男友意外過世的後事。

時過境遷，已經雲淡風輕。

但身在其中時，所有愛恨都很龐大。大學彷彿青春的最後一站，總有人提醒：就放肆的玩吧。畢業以後，不會有那樣的機會了。畢業以後，就是綁約終生的勞動倫理。在這天翻地覆的時代，仍有工作、婚姻、繁衍……標舉一面面旗幟，狂風裡飄揚，引誘你奪取。如此前現代，好像唸的書統統可以棄若敝屣。馬克思說了什麼？他說的東西本身才是真正「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」

了。

因此對我而言，這趟旅行像祭奠。為我想阻止自己淪落成異化的齒輪而不能，為我沒有明證說服自己還能寫下去的才華，致意，默哀。望著海，我不確定同學們看到了什麼，但浩渺大海，在我眼中是無盡茫然。

吃紅糟炒飯時，無意在餐廳的玻璃桌墊下看見一張號召「海歸馬青」的傳單。博奕議題剛剛吵完，澎湖投下了反對票，但馬祖贊成。它分析博奕產業入主，受益者是誰？周邊土地也許能升值，但整體居民真能雨露均霑嗎？誰來承受後繼的外部成本？娓娓道來，擲地有聲，是我在知識養成中最喜歡的說帖。但讓我怔忡良久的，還是那四個字：海歸馬青。

東莒島上，遇見從台灣回來開飲料店的老闆娘，見獵心喜，偷偷做起田野訪調。我問，你滿意公投結果嗎？她反問：你贊成嗎？……如果只是為了賺錢，我幹嘛搬回來？

多年以後，我們這群人或多或少做了逃兵。有人考研究所升學，為延後進入社會；有人二話不說去上班，為了脫離家庭。我則找事裝忙，謝絕任何對生涯的督促。我不知道馬祖起了多少作用，但每個人都令我放心：我們仍在網路上爭執詩評，用交換日記跨越整座台灣，辯難愛情的真諦。在人生中做決定，並努力賦予決定意義。就算有人閃婚，我大概也只會想，啊好想知道你怎麼看破紅塵，想來總有曲折的不宣之秘。

就像我們在島嶼那幾天，拎著酒瓶就在海岸邊躺下，眼裡話語裡全是星星。課堂上的公理正義，都是遙不可及，又微不足道的事情。這世界上能由我鎮守的何其稀少，就是我交往的人、旅行的地方，它們留下的痕跡，形塑我對待世界的態度，促成我突如其來的決心……這個時間裡層層蛻去，千迴百轉，我終於成為的，我。

我很喜歡作家娥蘇拉勒瑰恩的《地海》系列，咒術與魔法師，從海洋遙遠的島嶼，乘著季風而來，探詢宇宙秘藏的奧義與真理。我好像小說裡單薄的年輕巫師，裝作老成，真摯地相信愛或者夢。

故事裡巫師老了，統馭魔法界，他的小島從此不再是小島。遊客四面八方，千山萬水，踏破門檻也要一探究竟。馬祖列島就是一座地海，它沒有巫師，但它有海盜，有神話，有歷史。誰自稱中心，就順道定義了誰是邊陲，告訴你誰的故事是不值得聽的。

我珍惜強勢版本之外的版本。人人都留在台灣賺錢，有人偏要海歸馬青。朋友們深刻的靈魂，是我們少數人之間的獨得之喜。把海島住成永不漂移的陸地，才只好含淚擁抱固著；何不把追尋本身當成船舶的目的地？洋流與季風的系統裡，流動才是常態。

大江大海不是承襲別人的歷史。是一起吹過的風，到過的地方，說過的話。比手畫腳，介紹我

遙遠的家鄉。圍坐在一起，如果願意，也可以躺下。是我之所以成為我的滾滾洪流。

島嶼炙熱的海洋，以為跨過去我們就長大了。但長大真是一趟漫長的畢業旅行。戴月而歸是家，冒夜出航才是我。從馬祖回來後，大家再四面八方散去，繼續張望世界，試圖證明自己。

證明自己，有魔法。

2017 年

# 二之 2.第一次返鄉就失敗之馬桶列島

轉動門把，被鎖上了。苗頭不對。我的門向來不鎖，以防鑰匙忘在房間裡，要拉下臉到總務處求助明顯不耐煩的行政人員。推開門，不祥的氣味撲來。走進「現場」，馬桶蓋被掀開，一把白色的塑膠梳放在馬桶邊緣。足以造成心理創傷的畫面和氣味，都來自牢牢裹覆它的屎。

沒錯，梳子是從馬桶裡清運、打撈出來的。沒有處理，濕淋淋、臭烘烘的擱著，顯然認為是呈堂證供，罪名叫咎由自取。一道熱辣辣的巴掌，呼在我竟以為能有所作為，天真的瓜子臉上。

這裡是馬祖南竿，家母與外婆，都是這串列島結出的果實。1970 年代，全家逃離戰地政務的黑，從西犬島搭船到「本島」南竿，再轉乘軍艦抵臺安家落戶。小時候暑假曾幾次跟著媽媽往返。帶著血緣、文化的孺慕，我回到這裡，想考察外婆口中的福州話在年輕一輩流通的程度，想給自己放個天涯海角的長假，於是開啟這趟「返鄉」的逆旅。

——然而這豈是我的家？這是我媽媽和她媽媽的，不是我的。不，嚴格來說，這座繁榮、縣治所在的大島，她們也沒有住過。雖然剛來島不久，就有學生家長跟我套近乎，知道家母是同鄉，討了號碼逕自撥給她。

還有這「解決問題，不如解決提出問題的人」的套路。前一天深夜，氣不過馬桶開學第三週還堵，用掉四罐通樂，依然和我沖不掉的排遺面面相覷。可是窗口是誰？前輩同事只要我們低調，「寄人籬下」，靜候問題層層上報。可是不是說統一處理過了？屎載浮載沉，頑強嘲笑：騙你的！於是在四鄉五島最大的線上論壇，寫了一封長長的公開信，從這件塞事出發，控訴寄住方的權責不清。

第二天就炸了。同事在群組疾呼：快刪掉！拜託！長官循線找到我，曉以大義：這不是這裡處理事情的方式，還是內部協調為先，讓我撥電話請論壇站長刪文。但站長說，對方以校長室身分回應了，長官臉一沉，明白那也沒有刪文的必要了。

對方回應什麼呢？簡單來說，「不爽不要住」。我這才知道雙方沒有正式簽約，對方雖然坐擁公器，卻有無限裁量：給你住就很好了。甚至還有網友跳出來：糟糕環境砥礪身心，我們當年……。校方靠宿網 IP 得知房號，直接進入房間廁所，摳挖出一把塑膠梳，沾滿「陳跡」，聲稱是我自己往馬桶丟入梳子，暗示我大小聲是自作孽後無理取鬧。

那天好漫長。回到宿舍已經氣若游絲。但現場慘不忍睹，又讓我油生戰鬥意志。可惜我不能。

長官在後頭處理、同事在前方承擔，有太多人受我無辜牽連，所有教職員的住宿，照對方說法，從下學期開始就很有可能不保。我放棄把屎梳快遞寄回的想法，只拍照存證這一切狼藉，有氣無力的上網回覆：這不是我的梳子，但事到如今我如何不自證己罪？再向群眾交代一聲：全案

進入內部磋商，謝謝大家關心。

關上螢幕，心底深深的虛無。

別人看來是鬧劇，我看來也是，只是更與它的粗暴、羞辱近身肉搏，和權力的醜惡面目短兵相接。我對這裡只能更尖酸刻薄，上課時朝學生冷笑：你們這還沒啟蒙啊，還是前現代人情網絡啊；否認它：你不只沒有霓虹燈，你還根本不是我的故鄉。戰地政務的幽靈還徘徊在列島上空！你有耳冇嘴吧，在君父的統治跟前！怨憎只能吞進去憋成腹誹，再化為內傷。

文章兩天激起七千多次點閱，快包辦了四鄉五島島民數。也有年輕人聲援，嗤笑母校的小器。總是照顧我的前輩陪我在辦公室吃晚餐，那一蔬一飯的熱氣，讓我重新又像個人。

不是怯戰，而是不能戰。這想必也是我的父祖們曾同島一命，感受過的苦悶。從那時起我就知道，對一地的愛，關乎你是否能適切的嵌合進這裡，是否有公共事務的政治效能。也就是：你說的話，有人在乎。

我沒有賭氣中離，只是和它貌合神離，相敬如賓的繼續生活。要把這島「再家鄉化」回來－－鼓起勇氣，再愛一次－－也是很久以後的事了。

臨走前，留了兩罐通樂空瓶在廁所聊作紀念。紀念承蒙看得起，而這樣「愛戴」過我的老頭們。願他們統統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

我的家鄉不是我的家鄉。馬祖的馬，也是馬桶的馬。

2018 年

# 二之 3.島的結晶

我甚至做夢還會回去。明明在島的生活如此痛苦，但夢裡我醒在小學走廊的地板，眼底是無限高的天空，就算下起雪也毫不意外的透明。旁邊有學生奶聲奶氣大驚小怪：老師，你怎麼躺在這裡.....

我說我好像醒來前痛哭了一場。我恨台灣恨到馬祖在我心裡變成一個澄澈的靈魂的原鄉。好想回去。雖然那個原鄉不存在地圖上任何一點，不存在海峽的任何一塊礁石上。

等待戰爭是馬祖的宿命，它是冷戰的冷極。不像金門經過登陸戰、八二三的招呼。馬祖人也躲防空洞，也死人，但多半籠罩在單打雙不打的行禮如儀。福澳港遠遠就有標語照壁：枕戈待旦——睡在武器上等待天明。

等待是負值，是凹陷的時空，填了許多人的青春。

比如舒暢，他寫島上特約茶室的姑娘們，春色無邊的鏡頭很少，多半是天涯淪落人的相濡以沫。他說遭判無「妻」徒刑，老兵被限婚，又窮。他也確實終身未娶，遺物還要朱天文朱天心整理。

張拓蕪在 1970 年代，把這個被黨旗覆蓋的「海上堡壘」直接寫成洞天福地的酒鄉，對不同的酒種如數家珍：雲台、老酒、高粱和大麴。最好的是老酒，放了糖和老薑燙了來喝，醇厚中帶點兒微酸，妙品也。

以致於他描寫的滴水的坑道，都像沿著夢的岩壁沁出的佳釀。在這麼多極力誇示馬祖的偉大、光榮的描寫裡，我覺得他才算看穿了馬祖的箇中三昧。它的光榮都來自需要它的人的宣傳；它其實就是豆點大的礁岩，剛好有人住在上面，剛好有人需要它來作拱衛。

張拓蕪撕開神話，還原了它的真貌。那個從夢的深淵泉湧出陳高的凹陷，只存在老兵張拓蕪因為中風而歪斜、因為退役而老朽的心靈裡。時代轉換得何其快速，沒有人要聽他的故事了。

是啊，誰屑聽馬祖呢？它從被戰地政霧掩埋的謎樣的前線，變成網美濾鏡底下粉紅色鑲邊，眼耳口鼻都過曝的觀光地。但誰真的他媽的在乎？

閩南阿嬤在那個夏天過世，瘋掉的媽媽按想像中前媳婦的禮節送罐頭塔，被阿爸退回來。

不是針對她，是阿爸早就公告謝絕一切贈禮。阿嬤生前簡單樸素，有一小片還沒被徵收去起大厝的田圃，管它殘暴的經濟起飛，還是半世紀前死了尪，靠鎖螺絲養活一家食指浩繁的農婦。

她說想回馬祖一趟。我那時不能明白這種衝動也許來自一種簡單的「回家」的慾望。儘管闃黑的戰地政務早已結束，那裡早已空無一物，一切無不曝曬在光天化日下。

身為半個台灣人，我都自稱是意外的受精卵。大從國家邊界的意料之外，小到受惠也受限於這份意料之外，而在台灣相遇的孽緣爸媽。桃園是許多馬祖人來台後落腳的家，因為 1970 年代禁令放寬，外公外婆終於可以帶著一家從漁業凋零的前線，來到工業繁榮的後方。

那時中和、土城、中壢、八德這些加工出口主要的區域，吸引了正需要收入立足大島的馬祖人。經過戰地政務的壓制，馬祖人已經有馴順的匍匐的身體，能夠快速適應工廠機械化的韻律。媽媽作為年輕女工，也加入扛起台灣經濟起飛的行列。

舅舅離開戰地，卻又加入部隊。外公外婆落腳的龍岡，旁邊就是士官學校。每到十月，外婆就會把青天白日滿地紅斜插在門口。問她什麼意思，她大概也答不上來，只是家家戶戶都這樣做，她也跟著這樣做。

等我回到馬祖，島上已經一個親戚都沒有了。當然還有一些基於「五同」來沾親帶故的人，或者小時候見過的遠房表哥，但沒有我能借宿、能搭伙、常來常往的姑姑阿姨了。幸好也沒有，能讓我一個人品味離開戰地身分很久的馬祖。當然也吃了一些猴子老人的排頭。

但回憶裡都變成美好的事。空無一人的山徑，我在周末早上醒來，沿著長長的石板走下斜坡，到港邊的郵局寄信。有時投稿，有時寄出來自台灣後山的交換日記。天南地北，她在太平洋濱，我在台灣海峽，一個極度逼近、幾乎要嵌進中國的地方。

那時已經有人在網路上叫囂：中華民國滾回馬祖了。

……不公平。憑什麼離外島永遠要承受這種宿命？不要的東西就丟過來，從反攻前線到戰地政務，從重刑犯到核廢料，現在還想傾倒政治核廢料。我不知道要多少年的「共同」，才能打從心裡被當成「共同體」。日本殖民政府半世紀，台澎金馬已經超過七十年，但我們仍然是台灣裡的異己。

以前我想替馬祖申辯，為這裡的人和我一半的血緣。但最近決定離開這樣的爭論。無論最後是排他的、或融合的，我為什麼應該在乎？就算我能分辨這個容易的混淆：國家能指土地，也能指機構；而概念常被暗中偷換，從前者導向後者。

但即使是土地，或者一種「生活方式」，我為什麼就非得愛它不可？

我愛我的家人，愛我的朋友，我愛這一切看得到摸得著的具體的人。但國家是什麼？為什麼我應該愛一個崇高到看不見的事物？現代化之後，天空已經了無秘密，天使曾經密密麻麻，羽翼相連，現在迅速竄進格式化的蒼穹。那裡已經容不下神話。

但明明是有的。那個曝白一片、視線的焦點，卻絕對不可逼視的神祇，在這個時代，坐落著的不正是國家？「上帝坐在天庭裡，人間都和平了。」過去我們還笑作者的迂呢。

我和馬祖人一起共讀過蘭嶼達悟人來台後面臨精神失序的研究，曾經被最簡單的歸因成：人種與生俱來的精神病風險。但為什麼是「失序」？就是指問題不是個別的、生物性的，而是集體的、社會文化性的。

小島和大島的社會安排差距太大了，你以為上了陸地，其實是投身深水，一不小心就滅頂。真正的海洋達悟人才不怕；只怕都市海海，一上大島深似海。

家母又何嘗不是？她背後那座靜謐的島，荒蕪的地殼埋著童騃的幼女，未曾長大的她的骨骸。童年明明在威權的秩序下，有肅殺、有黑暗，但回想起來，卻是來到台灣遍體鱗傷前的純真年代，發著光的「故鄉」。

可惜故鄉總是時間的、而不是空間的，於是也是悖論的——當你離開，故鄉才出現；當你離開，它就消失無蹤。你再也回不到家。

臉書上澎湖人說：「島的隱喻是有限。」太正確了。因為邊界的具體，空間、資源的有限擺在眼前，明白就是支撐不了人的慾望和資本主義無限成長的邏輯。那個具體是四肢被塑膠包覆，絕緣在城市裡，用貨幣購買一切勞務、把垃圾扔去體外循環，或者活在龐大抽象如台灣的地方所難以感受的。走過牛角海岸，鐵板澳口，海廢跟著浮沫恆久的向岸拍打。

也許是一廂情願，但我好像明白了在地和本土的差異。1980 年代，歧義的「鄉土」逐漸閉合，朝向「本土」，文學和政治找到了彼此，任務也隨之清晰：國家的邊界要重合於民族的邊界，而那就是台灣的邊界。在地是個人根著土地的，而本土有一定的抽象性，想把人群向上統合成一個政治的、文化的民族，或「共同體」。

馬祖確實因為中華民國的「離岸」、「轉進」而匯入台灣，我媽被我稱為華的女兒。她的奶水論被我一笑置之，我們意見相左的可不只這一處。

倒是工作上護我良多的前輩，在福澳港的星巴克對我說：「我們有我們時代的侷限，像你們也有你們的侷限。」把海洋的白色恐怖壓進文學結晶的劉宏文老師自我解嘲：「人家都說我這世代的叫『老藍男』.....我可能還是避免不了對『文化中國』的嚮往，可是你說『政治中国』－－那個簡體字的中国－－我想極權……我也是接受不了。」

才後知後覺地嘗到「公約數」的味道。而身在島嶼的我，有一半鹹得能析出鹽分的島嶼血統的我，就站在公約數的邊緣。

從 1980 年到現在也四十年了。我想我的猶豫是：本土了，然後呢？「國」已經物換星移，轉手一輪。如此，我們就可以愛、應該愛、應該無條件地愛了嗎？

民族主義口號往往最能打動一般大眾，並把它們吸納為政黨的支持者。霍布斯邦說。

此國何國？今夕何夕？

我引用紀錄片《金門留念》金門人的憤慨：「誰跟你台灣？我們是福建省金門縣。誰跟你台灣？」正值俄烏戰爭，老同學非常激動，像恨我敵我不清，擔心金馬成為中華民國台灣境內的頓內次克和盧甘斯克，於是左一個中華民國台灣，右一個公民民族主義，說之以理，曉以大義。我想說研究者實然的觀察，和應然的勒索是不一樣的：你應該要愛國——愛台灣、愛中華民國、愛中華民國台灣，自己選，總之你要愛。

於是我開始作夢，馬祖開始結晶，結晶成一個澄澈的靈魂的原鄉。那裡是根著的在地，打開手指可以感受季風的流動，眼耳鼻舌身意和礁石的綁定。這是從前蘭嶼達悟人嘗過的，也是媽媽嘗過的，特屬於星羅棋布在台灣周圍的小島的憂鬱。

不久後讀到黃錦樹，雖然老師提醒我他是台灣文學忠誠的敵人，但他不得其所的發言位置，讓我彷彿站在台灣民族的天涯海角與他重合。腳下是昔時據點，守備著茫茫海面。所謂的故鄉渴望你的血肉（你要為它流血），甚至你的靈魂（忠誠、「認同」）。故鄉是以「你是否願意為它流血」來決定「你是否是它的一分子」。

老友很不爽：麻煩說清楚情緒勒索了你什麼？

黃錦樹說，在這個意義上，故鄉也是法西斯的。

馬祖沒有要形成「民族」的慾望，在這點上我們相當安分。即使必須獻祭我們的血，那也是為了所愛之人，紮紮實實的花岡岩土地。不是為恨我們的存在象徵兩岸中國聯繫的台灣本土，不是為任何一個抽象的國——雖然我知道如果真的迎來一場戰爭，這些障壁都將被戰火的血肉果汁機攪爛，而新的國將會因為砲彈的高溫而成功鎔鑄成型，煥發鋥亮的光澤。

……弔詭地，我們等待的，莫非又是一場戰爭？

天空高而廣，我睜開雙眼。真的下雪了？億萬片雪花向我墜落，碰到前臂，是微微的熱。學生已經不見了，走廊空無一人，警報聲從海的四面淹來。

2023 年

# 二之 4.典清

十年前從台灣搬回來，典清耳朵就廢了，上門的社工要把門板敲破了。他當年放棄出海，就是海裡拖不到蝦皮，帶魚也愈來愈少。耳裡有情人石的黃魚都不見了，他才靠大女兒嫁給軍官，全家依親去台灣。

情人石阿兵哥搶著要，兩瓣白色心形隔著海峽各執一瓣，傳說可以情比金堅。那畢竟是魚體，放久了會臭。但黃魚價格確實好，典清想。下村的老犬把一季黃魚換來的錢都拿去賭了，蹉跎得女兒只好嫁給老士官，士官難戒軍中樂園，說姑娘們可憐哪。女兒揮著菜刀去茶室要人。

老嬤（老婆）死後埋在台灣，離海很遠的山丘。沒人和典清相罵，典清就聽不太見了。昨天經過番仔塔（燈塔）下的文物館，據說美國回來的教授，盛讚島民愛賭嗜賭，是用賭反抗軍政府的英雄。

觀光客聚在紀念品展示櫃前喧譁，像一群關心這裡的人。

2023 年

# 二之 5.繁星列島

1.

台灣常常以島自詡：島上的人是島民，搭建的共同體是島國。但作為血脈裡流蕩著一半馬祖島籍的人，必須很抱歉的直言：台灣根本是一塊陸地。長得像陸地，思考也像陸地。不過台灣人倒不用太介意，因為馬祖人對島的定義嚴苛。

我和馬祖朋友一前一後造訪友島金門，不約而同驚呼：「好大！好平！」根本是我台灣家附近的大園或者觀音一帶，哪裡是島。

有一陣子我在寫馬祖不同文章裡都會偷藏同一句話：「到處都看得到海，那也是島的定義。」很頑固的認為：身為一座島，就該坐擁崎嶇的地形；身為一座島，就該怎樣都看得到海。

馬祖來自海平面上升，原本的山被海淹沒，留下海面一座座山頂，崎嶇可想而知。原本在馬祖內部要抵達鄰村已經非常困難，馬祖話稱「過山」，軍事統治更是在自然地理之上設下重重限制：有宵禁，日落後跨村需要口令，否則可能被擊斃。

馬祖的港灣叫澳口，澳口可出船捕魚，因此人口聚集，成了村落。但「過山」的艱難相當於從海平面上升、翻越山頭、再降到海平面。請不要被 Google 地圖欺騙，在馬祖看起來直線距離可忽略不計的路程，往往都要上下坡無數趟才能抵達。

無論你從南竿福澳港、西莒青帆港、東莒猛澳港、或東引中柱港登島，要前往村落，都難免要先爬升一段好漢坡（這詞也充滿軍事意象）。有一次帶學生戶外教學，光是搭郊遊大巴從福澳坡底爬到坡頂，就能明顯感到耳壓不平衡。他們的表述是：「耳朵塞住了。」十分可愛。

我的機車駕照就在馬祖應考，借我車的學生家長只提醒：「不要在斜坡上迴轉。」我謹記這天條，所以和三不五時專程來摔車犁田、被專機後送的台灣觀光客不同，至今平安無事。

小說家請我 debug 關於馬祖的小說，我：「寫得真好，但是，呃，在馬祖騎自行車通勤真的比較困難，我自己是沒有看過……」馬祖此起彼伏的 3D 魔幻道路，沒有內燃機還是難以攻克。

從這一點來看，島嶼被層層封鎖：島的內部本身就難以互通，包圍著島的海更被要塞化，海岸被種下據點、反登陸的軌條砦，和密密麻麻的地雷。

島際交通如今可以舟楫來往，但當時的困難自不待言，最後還有移往台灣的天塹：「六死三留一回頭」的黑水溝在下，軍政府不許馬祖人任意遷移的穹頂牢牢在上。

「國家說要有林、島便有了林」，今天看來蓊蓊鬱鬱的馬祖，其實也源自戰地時期的造林工程。

軍政府對海洋的箝制從岸上延伸到漁船上：既有出航與返港的時間規範，同船團隊也密佈眼線。海洋的流動性好像變成原罪，全體馬祖人被政權當「準通敵者」防範。

也因此，雖然海洋的物理距離在望，但心理距離並不怎麼靠近。馬祖人與想當然爾的「海上健兒」相去甚遠。馬祖人恐船，文學裡遍布搭著軍用艇、橫越黑水溝的地獄變——狹窄的船艙到處是淒厲的哭叫聲、嘔吐聲，穢物沿著傾斜的船艙底漫漶一地。

馬祖人也恐海，因為被迫隔海對峙，海岸成了雷區，生人勿近。海從連結起島與福建沿岸共同文化、血緣、商貿圈的自由世界，變成動輒被國家懷疑「通匪」的危險地帶。經過半世紀的失學，馬祖人已經不再如他們引以為豪的先祖——乘風破浪的海商、海盜——了解海洋。血裡析出的功名利祿和體脂肪可能要多過海的鹽分了。

有人即直言，藍眼淚被以藍眼淚之名「重新發現」，就是馬祖人疏離於海的徵候。

2.

跟金門、台灣都不同，馬祖是一座「列島」。意思是，它沒有一座面積特別突出的「本島」。這麼說也不對，因為交通輻輳、縣治所在，人口聚居於南竿島，除了孤懸海外的東引有台灣直達船、北竿有直達飛機，其他島嶼的人必須從南竿轉口，換船回島。所以你說「馬祖本島」，我還是大致能理解你指的是南竿。

甚至有一次我走在介壽國中小往機場的圓環，便被人詢問：「請問市區往這裡嗎？」如果馬祖真有「市區」可言，的確應該是他所手指的下坡方向，縣政府所在的南竿島山隴村了。小朋友們打字稱三瀧。可能是從咬字不清的臭奶呆裡訛傳，又頗有和風，讓人神往。

東引作家陳翠玲《我的東引，你的小島》就有一點要抗議、「以正視聽」的味道。除了不想再被「去識別化」或異域化為「小島」，重申它就是「我的東引」；如果我們延伸來看，住在「列島」內的身體感覺，或許可以擴充陳翠玲的說法，稱為「你的星羅棋布，我的支離破碎」。

「馬祖像一串灑落在閩江口外的珍珠」是我年少就讀過的文案，可能原是外人讚許，後來被馬祖人撿去自況，也可能是馬祖想向人展示亮晶晶的、富於寶藏或傳說氣息的那一面。

但置身其中，其實充滿狼狽。陳翠玲帶隊從東引到南竿參加縣運賽，為了趕末班船回東引，連閉幕式都不能待完，就要再整隊匆匆上船。

如果你來馬祖觀光，想在一定時間內把四鄉五島卡蹓透透，只怕光是「島際交通」就難倒你。交通船的班次、地點和末班船時間都不可不慎，一不小心可能滯留作家嚇到口吃的離離離島。

這就是我所謂「支離破碎」的列島感覺。

林瑋嬪《島嶼幻想曲》中，說「東島稱為東犬，由於位於下方，又稱下沙。西島稱為西犬，又稱上沙。」我來自西島的外婆劉金，以福州語舊稱西島為「上沙」（suong nei），既不是絕對方位的「西」，也沒有復國神話的「莒」。那是一個先民乘風破浪的宇宙。

所以這個「上下方」啟人疑竇。前現代島民的世界觀，已經自帶一個現代地圖式的、北方為上的俯瞰視野了嗎？這種地圖觀被我稱為「神的視角」，是現代化後才漸有技術條件成立，以一個遠在天空、甚至外在於地球的觀察者的位置，所拍攝下來的地理映像，並以北方為上的規範穩固下來。

那對島民而言自然是不太可能的。他們連插翅飛離小島都只能渴望，更如何化身成一枚嗶嗶閃爍的繞地衛星，取得神的視角？因此我有一個堪稱腦洞的想像：馬祖人從前現代到現代，也經歷了從「山觀」到「島觀」的轉折。馬祖被稱外山，到鄰村稱過山；南北竿就被稱為官塘山，東引被稱為東湧山。「山」是古典的、來自水平視線的認知。

也因此「上」與「下」另一種更有力的解釋是：距離原鄉港口的遠近，先到者為上。從福建沿岸來看，南竿近而北竿遠，因此南竿為上竿塘、北竿為下；同一個道理，西莒近而東莒遠，因此西莒為上沙、東莒為下。

從「山」變「島」的魔術時刻，正好是馬祖的陌生人——國家——的影翳前來將島群一一覆蓋的時刻。海洋上可自由往來、連綿的群「山」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被國家蠶食鯨吞，四處指定為不可前往、不可踰越的，一座座孤立的「島」。

或者該讀為「囚禁」。海還是那片海，但已經從祖先海上男兒任我遨遊的天寬地闊，墮為把人囚禁在區區島上的牢籠。

如果你必須用身體穿梭在時間急迫、空間窄仄的列島，想必你也能感到「支離破碎」。但倘若你只是看著地圖神遊，那麼原本在海洋上相忘於江湖，卻因歷史的偶然串在一起，並被賦予意義的馬祖列島，確實是「星羅棋布」。

這個連連看——劃定秩序、指物命名的方法，跟星座如出一轍。

2023 年、2026 年

# 二之 6.南萌

忘記是不是從馬資網上看到，鐵板村要新開一間咖啡廳；或者是某一次發癲的壯遊，周末起床決定從山隴走去鐵板而途經發現。

千萬不能相信馬祖平攤在 Google 地圖上的直線距離，那往往意味著翻山越嶺，你將經驗性地和前戰地時代真正的耆老崎嶇的足跡重合。北部粽被嘲是 3D 油飯，但我吃馬祖竹葉清香的牛角粽長大，分不清粽族南北，只能公公正正的說一句：馬祖有的是 3D 馬路。

當年異想天開，以為可以晚上在鐵板或馬港找一間民宿過夜，隔天再閒庭信步到山隴面試。幸好沒有。一落地步出機場，就被中隴斜坡和通往介壽國中小的上坡震驚在原地。日後我熟諳這神鬼不可逾越之壁的斜率，可以提早起床，掐緊時間，一路從山隴宿舍推一卡大行李艱難上中隴坡直至機場寄放，途中拒絕以為我是腦懵觀光客的計程車：就快到了，不用幫忙。用薛西佛斯的勞動開啟冬天清晨，再晃悠到學校上班，放學就能直接走去機場，登出島嶼。發發汗半個早上都不嫌冷，同事包得嚴絲合縫，我可以在辦公室裡脫到只剩短袖。

半路，超市裡的女生被我嚇得花容失色。秋初島嶼太陽仍熾烈，煮得島嶼一鍋沸騰，她欲言又止：要不要給你幾張面紙……你擦的防曬還什麼的，好像融化了。

已經忘記終於找到店是不是長抒一口氣。後來我問闆娘阿姐，她說不在聚落裡設指示牌是故意的，人就是要經過迷途、尋找，最後因發現而喜悅，才是旅行的奧義；要自己行走在聚落裡，才能重新感受以人為尺度的聚落構成。

店是老屋改建，室內狹長，透過玻璃嵌窗的木門可以看見海，店外花草扶疏，在處處僵直的島上，我很久沒有感受過這種柔軟。

素昧平生的阿姐問：你是不是那個馬祖文學獎的得主？

我有點害臊，又奇怪在島上消息總是不脛而走，遂想低調佯裝謙虛：對，但只是想賺點外快。

據姐後來回憶，覺得我很臭屁。作為島嶼人，她對名校頭銜防備三分。事實上日後的發展，不能不說她的防衛機制洞若觀火。許許多多亮著名校學歷或大腕抬頭的人來到此處，卻像東加群島出身的人類學者浩鷗法（Hau‘ofa）譏諷的：南太平洋原住民文化充其量是人類學「企業」近一世紀以來「開採」的對象。他引用太平洋島民的說法：「人類學家不是真的了解我們」、「沒有呈現我們完整的或正確的圖像」。

但彼時我們沒有太多交談，雖然宿舍馬桶風波剛起，我總有「憑什麼受此欺侮！」的戲劇性憤懣，但那一刻只想隔絕這一切島嶼紛擾，和那些我不便反擊的喧囂相忘於江湖。只想在秋天周

末的陽光裡翻書，有玻璃杯沁著冷汗的冰拿鐵、糖霜像淺雪鋪著的檸檬蛋糕作伴，感受一下平日在小學動物園不可得的安靜。

最末班從鐵板發車回山隴的公車在五點半，初秋太陽都還沒沉，我只能提前走人，好搭上末班車。因為上島初期我沒有機車。三不五時會聽到旅客來馬祖摔到頭破血流，需要緊急後送台灣。

四伯在我大學時，騎機車在國道底下紊亂的車流中喪生，我們家從此有隱形的家規：不要騎車。我自己也貪生怕死，看到台灣泥沙俱下的車流、三不五時的車禍，也實在不敢上路。但在馬祖，人少車少，除了村子裡人口密集區一樣會有路邊一堆合法違法的佔用和停放，把小學生通學路線橫柴入灶外，村子與村子之間行駛車數極少，尤其在夜晚，能和一人份的天涯海角撞個滿懷。

霧季伸手不見五指，遠光燈也照不破，一點一點催動油門，下坡處略押剎車。回到宿舍，眼鏡貼滿細細的水珠。

我開始了解大學同學為什麼喜歡騎機車，龍頭在握，有一種長大的自由。只是在馬祖，持有機動車輛也是不得不為：公共運輸早早收班，主要是給不能或不宜用車的學生或長輩，利用人口和班次都不多。加上天險地勢，如我強行徒步環島，只能當強身健體的鍛鍊，難以充當一般交通手段。

霧季，姐邀請了 NGO「RE-THINK」到南萌談海廢。我在台灣的生活就像四肢被保鮮膜包覆，牢牢絕緣於地方，對四季變化不敏感。但馬祖會輪流用徹骨濕寒、季風轉換的春霧、漸漸超過十度然後是二十度的氣溫、不同種類的花香（大部分是白花：海桐、月橘、梔子.....）歡鑼喜鼓來提醒你季節遞嬗。

物的來與去亦有島嶼風格。鄉親要在群組裡搶訂搭船來的嬌貴物資：草莓來時一瞬就被一排「+1」搶光，或因鄉音捉弄而打了好幾次「雞當、雞盪」才終於保留到雞蛋乙盒。物資並不是手拈鈔票就能輕易消費，多的是有錢也買不到的東西。來島困難，去亦如是。城市裡的垃圾隨便打包丟掉，從此淡出視野，拋諸腦後。但馬祖海岸是無從迴避的凌亂，巨量海漂放題，撿了又撿，一場東北季風又打回原狀。

才驚覺人類真的是毫無計畫的在盤剝地球，短促的物質利用史盡在眼前：生產時大佬賺錢，棄置時概不負責。這不是循環，而是線性：我們消費的愈多，被扔棄、卡在礁石和海灘上萬年不腐的塑膠就愈多。馬祖甚至沒有自己的垃圾焚化爐，需要丟上船，外包給基隆處理。像葉克膜，島嶼難以孤立存在，必須仰賴體外循環：輸入資源，輸出廢物。

在長久生活於城市，並不深刻體會環境的意義下，馬祖對我而言，具解放性。解放了我在本島因拒絕私人載具的窒礙難行，小心翼翼的初嚐台灣（或者，中華民國？）特色的自由滋味。馬祖也短暫的撕去緊縛在周身百骸的保鮮膜，你和山啊海啊草木蟲獸這麼近——阿姐像會讀空氣

的女巫，看一眼南萌前面澳口 β 的海，勸阻躍躍欲試的觀光客：有湧浪，今天不要下水。

海隨季節上妝、變色：夏天湛藍，冬天鉛灰。因為鐵板有雙澳口，第一次找南萌我也迷路，跑到北海坑道那一側踅了很久，才回頭走上坡道，向另一側往後綿延的路進發。於是我信口命名，先經過的那一側，路口老樹有鞦韆者是澳口 α；南萌則在澳口 β。

那一夜 RE-THINK 演講後，由阿姐領銜，我們一行人踩上澳口 β 的沙灘，赤腳看沙灘應和著足跡，泛起微光點點。我不是觀光客，對追逐藍眼淚並無興趣，但聽到此起彼落的驚呼，還是感到因馬桶事件而「第一次返鄉就失敗」封凍的心一點一點冰釋。

大概是又有一次厚顏無恥，被姐邀去南萌蹭晚飯時，席間我忍不住宣布：「我想開讀書會！」除了打電動、看 youtube 這些凡夫俗子都有的樂趣，因為四體不勤，其他嗜好近乎於無。吉他從高中就練不起來，運動更是苦手，台大的體育課重修了好幾遍，笨拙非常。但一直有的習慣就是閱讀，而且不甘寂寞，想要找人一起吐槽書，或者對內容小題大作，離題到天邊。

我對讀書會的印象一直很好，除了學習，主要是相聚。每週固定時間，坐下來盍各言爾志，但仍「請循其本」，翻開文本證據，交代同意與不同意的緣由，更迷人的是每本書綰合個人生命史的短講，及反思。真誠自有萬鈞之力。欲組建讀書會，首先要用人唯親，招募信得過的豬朋狗友，在信任基礎上幽默交鋒，為理解「啊世上真的有人這樣想，有味有味（有趣，ù mêi）」而不為意氣之爭。

蔡康永回應陳文茜說他不認為主持康熙是「蹲下來」，也不必任何事都要「學到」：能「見識到」什麼就很有趣了。

再者，人生難得能長駐一個田野教室一年，不趁機在這裡用全副身心，向深刻生於斯長於斯的領頭羊，貪婪汲取此處的知識，更待何時？放著大好河山閉門造車，是很事倍功半的。

雖然學院派所謂的「田野」其實是別人的家，所謂的「口述」其實是別人的人生，用貌似深奧的詞藻修飾「客體化」並掠奪他人的家與人生的行為，讓後來的我充滿不信任。但如果你心無旁騖，既不為升等、也不為求官、更不只是念茲在茲為寫成論文換點數；了解地方的「此在」就是目的本身，而不把島嶼當成通往其他目的的工具的話，那麼地方確實會像一座「田野」一樣為你敞開。

我在那不到一年的讀書會裡受益良多，這些養分都變成後來的問題意識：馬祖，在方興未艾的台灣共同體中，為何在一己和異己間徘徊？該如何了解它——這串我從小時候就看到美稱「閩江口外的珍珠」所煥發的神秘的光芒？我現在見識到的馬祖，都已是時間下游的果，如果往前追溯，馬祖、馬祖列島上的我外婆，曾經發生過什麼？

有一次讀書會後南萌已人去樓空，我還因為剛剛大家的討論而激動，不願離開，和整理杯盞、進出備料的姐閒聊。姐說起她曾幫一本馬祖海洋史的書畫過插圖，她把燕鷗放到前景。跟著燕鷗，人的船隻在大洋上遷徙。黑嘴端鳳頭燕鷗據說已逾百年未出現過，而被認定滅絕，直到1999、2000年世紀之交在馬祖被目睹，故稱「神話之鳥」，也因而被封誥為縣鳥。

以前的馬祖人，主要來自福州沿岸，他們順著季風和洋流的更迭南來北往，在島嶼世界間來去，務漁、經商、通婚……僅靠風力的無動力船隻，可以遠達那霸，形成一個區域內島嶼羅列，如星球靜定、如珠鍊璀璨的宇宙。至今那霸還有福州園，福州還有琉球館，銘記了兩地交流史。這一切讓我瞳孔反映出銀河，深深著迷。

可惜這樣的歷史，在台灣版本的教科書上難以出現，反而我要提醒學生：「馬祖沒有日治時代唷」，他們說那老師不要考。我只能在期中期末考塞幾題簡易馬祖史，慶幸答對率和課本上遙遠的台灣殖民地史只在伯仲之間。

在國家定本之外，馬祖也需要自己版本的歷史，那是瑰麗的地海世界，海盜與異人在大國間縱橫捭闔，野本事（iă buong noêy，能力強、有辦法）！第一個要教的關鍵字，正是軍事統治開展的劇變：「兩家聲」（lăng ngā liang，或作兩個聲，不會說福州語的人，指軍方統治者、統治集團）。兩家聲的登陸，帶來43年的戒嚴，包含36年的戰地政務實驗。我的母系家族全部都是戰地馬祖這個實驗室裡的白老鼠，乖乖活在刀俎上。

我們的讀書會有臉書社團，姐命名為「找悉來」。悉是誰？找他來是為哪樁？我納悶很久，但沒人問，以為解釋過了。直到有一次她釋疑：「找悉來」謂「作死事」，是馬祖長輩常用來酸人不事生產，淨幹些沒錢賺、無產值、沒有用的事。姐開南萌，把老店拿來裝修，弄花蒔草、敲敲打打，年紀一把還不結婚不生小孩，不去「好好找個工作」，正是「作死事」楷模。

她加碼指出：「而且一星期只開三天，長輩一直叫『你這樣哪賺得到錢？』」但其它時間她可不是像我熱衷於平躺、跟學生抱怨：「怎麼還沒下課啊？」她平日閉店的每天都忙，要學畫畫，要向村子裡的耆老詢問植物知識，要上山採馬蔥、下海撿螺貝，是我打從心底崇敬，無所不能的海螺小姐，有人來煩就躲進殼裡。煩人精可不少，有一陣子她的咖啡館變地標，導遊會帶團到她門口用小蜜蜂高聲講解，讓觀光客自由拍照，直到闆娘出門驅趕——當然，這樣不合群，在地方自然要被唸的，但她才不管。畢竟在性喜指點江山和女大當嫁的長輩眼中，她就是「作死事」的「南萌」。

對了，店名「南萌」也是馬祖話的空耳，馬祖福州語本字檢索系統記為「難悶」（năng môung，我則寫作「腦懵」），意思是傻氣、糊塗。沒錯，又是長輩喜歡用來教訓晚輩的話。把長輩的負評拿來自我標榜，「對呀我就爛」得堂而皇之，實在是應付他們最好的方法。這些人生道理一套一套的懂王懂后，又有幾個能像阿姐一樣活得明白，在偌大的亞特蘭提斯之海，打撈失落

的故鄉？

像我發現想要的不過是走回外婆身邊一樣。啟迪她的是外公。外公身後，是深邃的馬祖圖景。外公高壽至 102 歲，見證島嶼滄海桑田。她一直覺得，那個自己養雞、砌牆的外公，用身體勞動示範給她的生活，才是紮實的馬祖。所以也要用身體模仿勞動的韻律，而不是高蹈、普同化的學術語言，才能「神入」昔時馬祖，循著小徑，走回外公身邊。

為了把馬祖拓印下來，她需要一個秘密基地，可以學習、展演、交流，手沖咖啡和老酒布朗尼只是幌子，重點是留存住想法，醞釀幾起事變。我們「聚眾滋事」過幾次，雖然很難說真的撼動鐵板一塊，大多還是自己玩得開心。

我要告別島嶼的夏天，她請我在南萌潔白的樓梯下方揮毫，作詩一首，詩名就叫〈南萌〉：

「沿著此處，鐵板的海岸線

億萬顆星星✨紛紛破土

季風從千古而來

攜帶遠方的霧

霧去，語言萌發成雨落在島上🌧️🏝️

你走進這裡

就成為故事的第一個字。」

如果不是那一年我們恰巧同時來（回）到島上，後來她愈來愈討厭紛至沓來、招搖著名校頭銜的掠奪者，我則討厭對生客熟客兩副面孔的店，我們應該會看彼此不順眼，兩位囂婆在島上擦肩而過，就此漸行漸遠。因此回頭看，遇見的時刻就是最好的時刻。

鐵板在南竿的南邊，她讓南萌萌發於此，我匆匆的馬祖一年因此留下很多很美、很真誠、被翼護的回憶。

要登出島前一天，我們下到礁岩林立的海岸，採了一個下午的螺貝，直到夕陽西沉。常來店裡的阿兵哥把一隻魚插在鐵桿上，避免家貓野貓和店貓老闆蛋黃偷吃，在南萌的風裡晾成了一夜干。

-

後記

2025 年 3 月，阿姐公布了南萌要結束常態營業的訊息。應該發文悼念，但我很早就知道這個消息，就像四季變化，歲時祭儀，春花秋殘，潮起汐落，這些島上循環往復的事物，不管你接受與否，它就是會來。

如同我說我愛的不是馬祖，桃李不言的無機物；我愛的是我家劉金老奶奶。因為她，每當我了解馬祖一分，就覺得多往她身世的深邃挪近了一寸。

如果不是有逸馨、有南萌，我想我很難在 2017 年回島一趟後，一直依依不捨，從老人們給的排頭裡雌起，再油然而生一種家的肯定。

大學同學瑜珈女王林晴灣評價：在不熟悉的地方有這種什麼都問不倒的姐姐也太幸運了吧！

南萌是我的小幸運。我們在同一年「回歸故里」，是兩個囂婆恰好推開了機遇之窗。

若非如此，只在網路上遠遠的打過照面，很容易淪為互相討厭。

她討厭我頂著台大的光環，又要跟那些大師一樣來掠奪島嶼。我討厭她庭院深深，只愛熟客，坐實島嶼的排外。

後來我們去過很多地方，聊很多事，合作很多遊戲，一起討厭很多人。不想再開門相迎這些人，可能就是休店的動機之一吧。

明明都是難搞的恰北北，為什麼變成好朋友？有時阿姐寵溺我的程度，會讓人完全忘記她有多雷霆。

例如對拿東西砸貓的阿公咆哮；對把她的店弄發霉就逃之夭夭的小王八蛋追訴到天涯海角，在法庭上把對方律師罵到啞口無言。

可能就是我們都很真誠吧？不喜歡就不喜歡，絕對不假裝。

還有更重要的，是我做不到所以非常崇拜她的：為了自己想做的事努力，當一個不無聊的大人，有理想而用實際的方法去實踐。整幢南萌就是被她這樣一釘一鎚給移動城堡，一花一草給魔法森林的。

以為開咖啡廳很浪漫其實不，她烤蛋糕泡咖啡的手藝，竟然是去聽起來就很日光燈和輕鋼架的職訓局學習起來的。

在學術場域看太多光說不練的泥巴達，這種動手動腳的草莽英雌讓我敬佩，使我汗顏。

記得她的教誨，在外婆的村子，我忘記又是因為什麼理由很想發飆（反正我總在發飆與發飆邊緣），她提醒：「還是要對長輩有禮貌喔。」村子是他們的，我們只是入場券，他們才是搖滾

樂[1]。

希望南萌歇後，無論什麼都能繼續紅紅火火，花團錦簇！柔柔亮亮，閃閃動人！

2025 年

[1] 這個句子的原著是作家湯舒雯，但寫得太好了，竊取學姐至今。

# 二之 7.田澳

還在島上教書的時候，有個週末我自己走訪東西莒。

因為西莒是外婆的故鄉，我去過，自以為很熟悉，從港口爬上去之後信心滿滿，走上錯誤的方向。本來應該逆時鐘走四分之一圈就能到外婆的故鄉田澳村，結果我躊躇滿志往順時鐘，昂首闊步，繞了遠路。闖進一片茂密叢林。雖然有小路依稀，但杳無人跡，只有比巴掌大的一雙鳳蝶在放閃，盤旋，若即若離，比翼雙飛。

梁山伯與祝英台最後墓上化蝶，《梁祝》是並沒有太多文化追求的外婆，難得情牽一生，少數讓她嘴眼含笑、目不轉睛的作品。她看的應該是越劇，總之不是她熟悉的福州語。雖然她至死不渝的電子伴侶電視，也並未讓她有過太多選擇，要嘛是台語的霹靂火、華語的偶像劇，有時候轉到專放古怪電影的好萊塢電影台助眠。她在中華民國台灣找不到自己的語區。

在密林跋涉到一半，有點想尿尿，但要先鬼鬼祟祟，確認前後有無來人。雖然視野裡一無所有，但耳畔始終有轟隆隆低鳴，不知是軍用卡車，還是直升機起降、盤旋——漸行漸強，彷彿要從遠方將至；或者漸行漸弱，準備前往遠方？擔心直升機並非空穴來風，因為東西莒都有直升停機坪，供船班停航時調度或緊急時醫療後送。我既擔心，又有點迷惘，竟然在小島的林間迷失，分辨不出聲音的方向性。

最後才發現，那是我腳下的浪濤聲。

馬祖像幾塊陡峭的大礁岩立在海裡，潮差很大，港口和島平面的海拔落差很大。從港口爬上來，通常都離海有一個懸崖的高度。海和浪一直是背景，無論你走到島的哪個角落，它都隱隱約約在你耳邊杜比，ASMR，遠遠堅持它沙沙作響的白噪音。

走到哪裡都看得到海，那也是島的定義。

其實不一定看得到，但聽可以。海無遠弗屆，棲上耳廓，潛入睡眠，住進童年——家母說小時候睡覺，永遠伴著海聲。後來我和田澳村的老鄰居攀講，長輩們也興高采烈、指證歷歷，說夏天太熱了，待在屋裡睡不著，全村大人小孩會搬出傢俬就在門口睡，看滿天星星，聽浪花朵朵，此起彼落的聊。

在戰地因為燈火管制、軍事統治，而宛如永夜的肅殺裡，也有這麼美的童話，石頭厝下、布告欄前的仲夏夜之夢嗎？難怪我讀到馬祖詩人謝昭華的散文〈初見〉會怔忡：「躬耕自食，蕃薯、白飯、黃魚、牡蠣、與淡菜，伴隨著軍歌與漁歌唱晚。」有沒有一個平行時空，馬祖雖然被塗上迷彩，但與媽祖垂眉默視下的漁島和平相依？在論文初稿我這樣抒情感嘆。

那是跟著作家們走過冷戰到解嚴的千山萬水，在我心裡泛起小小的漣漪，一個極個人性、反歷史的想望。

然而，就算借來奇異博士穿梭億萬的能力，恐怕也只能承認：沒有。沒有詩人筆下「軍歌與漁歌唱晚」的可能——軍人登陸的前提，和和平相依的結果內建矛盾。就像我不能要求一只 2D 的瓶子來裝藍眼淚。也因此，作家筆下的平和，才閃爍著現實中不可能的光芒，美得如此絕無僅有。

那是烏何有之鄉。

和記憶核對，確認是田澳天后宮後，我大大方方在廟埕的石凳上躺平，用毛巾擋臉，遮蔽春天漸熱的陽光，煞有其事寐了片刻。一顆心好像著陸一樣，有遠行返家的安心。即使有人來問，我也可以用外婆的福州話簡單應幾句，這就通過了馬祖人第一關語言考核。再不濟，報上外公名號，說我就是田澳人，說不定鄰人還會歡天喜地。我們從小就練過，用福州語自報家門：「我是典清孫、●●囝。」在列島上，你的誰誰誰就是你的名片，書上講的五同關係是真的。

我想像著，過去外公出海時，作為新婦囝（童養媳）的外婆雖然和他感情不睦，但不免還是替務漁的丈夫擔心。或許忙完家事，在幫兵哥洗衣的空檔，或許天濛濛亮還颳著寒風刺骨時，就踏出村口，爬一段短坡來天后宮拜拜，粗粗短短的手指捏著香，祈求全家平安。那雙手也是她離世前，我所摸她粗糙黧黑的手。永遠不捨她的金戒指、胖敦敦的手。

務漁一事像漩渦，捲入文化的慣習。避免觸漁家霉頭，家裡曾經有「吃魚不翻魚」的習慣。外婆要準備冷水在旁，一手夾起剛燙好的魚，另一手就著燙將魚骨取出，過程中不時用手沾冷水以免燙傷。我聽得驚奇連連，忙問：「為什麼現在不做了？」得到回應：「現在我們家有人在捕魚嗎？」

現代社會科學指出，童養媳婚本來就有較低生育率、較高離婚率、以及較高妾婚比例。這就是「感情不睦」的科學語言。但外公死後，外婆還是留了一捲聲音斑駁的錄音帶。外公來不及原音錄製，是招魂的乩身口吐隻字片語。那是福州語嗎？說了什麼呢？我沒問過，但外婆聽了之後靜靜啼嘛（哭），再展開一天，像例行公事。

村口的「田沃」在望。行政區上、門牌上也是稱「田沃」，我自然不疑有他，田沃田沃的叫。但作家劉宏文老師謙虛指出，他仍稱「田澳」。同是馬祖人的台大中文博士陳高志老師曾辨析：水流彎曲，可供人住之處，稱為「奧」，後衍生出「澳」，如馬祖港口和村落集中於海邊的澳口。而「沃」是指水由高處往下倒，如福州語講「沃雨」（淋雨）、「沃花」（澆花）。就意義和讀音上，都不宜將澳、沃混同。

這樣一層一層在認識上的遞進，格外宛若穿花撥霧。

外婆不識字，不識澳沃之別，但她一定不會念錯。

臉會滄桑，鬢會斑白，唯鄉音無改。因為口音是最難調整、也最難模仿的東西。在現代證件問世之前，要確認你是不是「自己人」，最精確的手段大概就是一口鄉音了吧。

都說碩士博士、學者教授才是最淵博的，但我愈長大愈感覺相反：外婆經歷的生活世界本身才是豐饒無比，學者書上乾巴巴的描述並不能再現其萬一，更遑論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詮釋家來異想天開了。我不能想像外婆會把田澳念作田沃，但學者教授很可能為田沃這個訛誤穿鑿附會出什麼奇談——他們向來有錯把文字奉若神明的笨拙。

只能抓緊時間，向外婆牙牙學語。即使她故後，仍想磕磕絆絆的攀緣而上，想再更靠近她身後那朔風野大的世界多一點。我把外婆 PO 上網的影片下，有簡體字留言：好標準的長樂口音，好難得聽到了。

走進村裡，一切靜謐，要很仔細才能聽到澳口傳來海濤拍打。這種海浪作為背景裡的頑固低音，也是我讀劉宏文《北竿故事集》的感覺。宏文老師嘗試了比前作們更高比例的母語，優美非常，呈現出馬祖空山不見人、但聞人語響的「又寂寞又美麗」。

書中「長長先生」提著藥盒，走長長的路，翻山越嶺去幫鄰村的村民把脈治療。

我住馬祖時，有幾個周末，會從馬祖高中的宿舍沿著山路，走到福澳港邊的郵局寄信和投稿。地勢一路向下，如果沿著車道，要走好幾個連續傾斜大拐彎的柏油路。一次我發現不用走 S 型，有近路可抄：一道綠色階梯，路的兩側到天空都被草樹遮蔭，只有陽光星星點點灑下來，日文說的木漏日。從來沒有人和我同時走過，我得以獨享那份天涯海角的安靜。

結束工作回台後，逸馨一通電話來：「我們回你外婆家辦個市集吧？」

我一時還弄不清楚：「龍岡嗎？」劉金渡海來台的後半輩子都住在中壢龍岡左近，又叫忠貞，或者士校，皆具濃厚的國軍色彩。即使肉身離開了戰地島嶼，來到東線無戰事的後方台灣，外公外婆一家人仍難以逸脫軍事文化的引力。

姐說：「不是啦，田澳啊！」外婆有多少年沒回去了。那個夏天我登出島嶼後又去了一趟，短駐東莒島大浦村。村裡無計畫，做完每日分配的簡單工作即享有一整天的自由時間，我和台北設計師朋友雅母結伴同行，也搭十分鐘小船回西莒，這次終於篤定的走對方向。因為觀光客喜歡趕末班船待在有燈塔、也比較熱鬧的東莒過夜，西莒門前冷落，幸運的維持近乎原生態至今。姐說西莒好適合開一間咖啡廳，無論在依山傍海的青帆村——冷戰初期因為美軍的秘密進駐，一度繁榮，被稱小香港；或者就在人煙罕至，而美不勝收的田澳村。

既然開在南竿島的店叫南萌，你就來西莒開一間快閃咖啡店西萌吧。我又隨便提議。

活動則叫「回外婆家」，口號是：「因為近鄉情怯，所以呼朋引伴。」有人壯膽一起做一件傻事比較不怕。因為我已從馬祖搬回台灣，主要是姐在作地方工作。雖然同為馬祖，但每座島都是不一樣的。她的勢力範圍是一小時船程外的南竿，所以準備期間她頻繁搭船造訪西莒，敦親睦鄰，開始帶小隊入村張燈結綵，晚上借宿活動中心。

活動那兩天我們各路人馬聲勢浩大，呼朋引伴來陪我回外婆家。有原本就在西莒的長輩，賣雞排、開小蜜蜂全島巡迴餵飽兵哥的依伯依姆；四鄉五島的年輕人，收集了木板現場作畫似顏繪、賣海廢手工藝。

西萌也如期而至，田澳村咖啡飄香，還請村長全程用馬祖話導覽田澳，起點就從村頭的西萌開始。我也從台北把美妝社學弟、大牌美髮師同學帶回去。同學帶著助理來島，近乎義剪，一顆頭只收一百，這是身為老友的我平常在台北不敢想的價格。鄉親大排長龍，紛紛告白：「我特地把頭髮留著來剪。」

前後辦了兩年，劉金的老鄰居長輩們總追究一樣的問題：「怎麼不把你外婆帶回來噥？」對著我的鏡頭用母語向劉金姆傳達他們對再見一面的殷殷期盼。但我很焦慮，如果外婆有個萬一，我真的擔待不起。

故鄉一趟，對我們身強體壯不免都嫌舟車勞頓。不作運動、愛吃白米飯在碗公裡堆積如山的劉金，晚年腿腳愈加不便。故鄉的山與陡坡實是天險，我怕她圓球體態往後一栽滾進故鄉的海。

看著本來保持距離的長輩，在見識我們活動後，眼角眉梢的冰釋，向鏡頭溫情喊話：「叫你孫子把你帶回來嘛！再來跟我們攀講！」姐在鏡頭後面淚光閃閃。

有位阿姨說當年她母親逝世，村裡各家一貧如洗，但劉金姆什麼也沒說，把她當親女兒照顧。我很詫異，想再三確認：「您講的真的是我外婆嗎？」跟家母控訴寒冬半夜把尿床的她踢下床的粗野大腳婦女，真的是同一個人嗎？

森林生態學者蘇珊希瑪爾（Suzanne Simard）在《尋找母樹》中寫道，北美森林中的白樺和花旗松雖是不同的樹，卻會藉由根部真菌將營養物質互相傳遞，相濡以氮、碳和水分。甚至，老樹不只獨厚自己的幼樹，也會供應外來幼苗以資源，「確保它們培育小孩的群落是健全的。」樹猶如此。

我把影片帶回龍岡，因為劉金耳朵不好了，連 3C 的擴音都很難聽清，常常草草掛掉我們電話，所以我準備了耳機幫劉金塞進去。劉金以為是同步的視訊電話，明明不太確定對方是誰，還是很周到，用八面玲瓏的幽默語氣和影片裡的人攀講：「你會大，我會老啊！」好像是在為自己認不出對方辯護。我看孤僻老太這麼圓滑，掛了電話（其實是影片終止）馬上嫌累，彷彿看到硬著頭皮全副武裝笑顏逐開的社交我。

第二年回外婆家，加入了南竿人姿吟設計海報。海報上暮色四合，被東邊山、西邊山包夾在中間的田澳村，有小小的人兒沿著小徑蜿蜒，向日落處前進。遠方視覺消失點那小小的白色屋子，就像是開門呼朋引伴的家。

我們帶了劉金回田澳。當然不是她胖敦敦走不動的身體，而是拜科技所賜，撥了越洋電話。電波飛越海峽上空，我和朋友在外婆的故鄉，她在後半生居住的中壢龍岡，也是她最後心臟驟停、器官紛紛衰竭，永遠的闔上了眼的地方。

儘管網路不穩，劉金也沒有耐心應付聽不太清楚的電話，最後是由家母代為向老鄰居們打過招呼對過話。但我覺得老鄰居們的笑是真心甜蜜，使得那個傍晚的夕日格外輝煌。我們像姿吟的海報，在輝煌的黃昏裡，一步一步接著前方人兒的背影向前走，齊聚在劉金的家屋旁。

村落一路斜倚山勢向上，有一處難得開闢出來的小平台。以前是家母家舅等島嶼倪囝羔（niăng ngo，小孩）拿來骰蹓（khā liù，玩）、假裝讀書其實偷看漫畫、亂撿雞屎塞進嘴裡的地方。我和妹妹小時候回去，也是在那裡的石椅上看給兵哥的租書店漫畫，在那裡陪外婆的老太太親友把吃剩的西瓜瓤加糖加醋醃起來，晚上吃完飯當酸酸甜甜的點心。

以前張貼軍方公告的布告欄，被我們當現成的投影幕。上面有劉金在影片裡和我們孫兒嘻笑怒罵，說說笑笑。夏日晝長，我們算好要接近傍晚，姐從南竿扛來的老舊投影機的流明才夠力。

日落西沉，海風徐來。有人扛來吉他，輕撥琴弦，溫柔哼唱。村落依山而建，階梯適當的阻止了車輛一馬平川的長驅直入，任何人都只能依賴雙腿，以步行的速度。愈往上，視野愈開闊。多風的樓頂門戶洞開，不知是誰家門總也不關，我順著階梯拾級而上，繞過無人的床鋪和被褥，蚊帳隨著微風緩緩起舞，走到樓頂平坦處。

整個村子的蟬鳴漸漸偃旗息鼓，讓人忘記這裡是海角天涯。空氣溫暖而潮濕，像被熟悉的羊水包圍。我站在島的夜色溫柔裡，看船隻從澳口的海平線緩緩駛過，一閃一閃亮晶晶。

2025 年

# 二之 8.小島鬼話

幾個月前，讀到朋友轉發一篇考古人類學論文。2016 年，台北捷運萬大線植物園站預定地下面，挖出了一具破碎的遺骸。雙手反綁，屈身箱葬。寫作者是清大人類系的邱鴻霖老師，他表示這很不尋常。

他檢驗遺骸成分、測量骨殖長度、記錄殘存的牙齒狀態，並且以一顆在腐朽衣物纖維中留下的鈕扣，對照清代、日治和戰後初期的台灣生活用物史，逐步縮小範圍，把墓葬遺骸的時代鎖定在 1920-1960 年。

他也利用各個年代的地圖，對照墓葬出土的當地應該沒有這樣的埋葬理由。他層層推論，撬開時間的紅土，深入地層，證諸史料與口述史，表示：不能排除是 228 事件的受難者。

他不說必然是，而是高度謹慎：不能排除。

植物園一帶被記載為 228 相關遺址。有的受難者在事件後 2-3 天才收屍埋葬，正好進入屍僵緩解期，遺體開始軟化，才能被塞進這麼小的箱子裡。

當然，不能排除，他強調。意味著只是一種可能。全文用了 26 個「可能」，顯示其推測與猶疑，在有限的線索裡保持對真相的謙抑。這具約 40 歲左右的破碎（高度懷疑是）女性遺骸，可能來自偶然的單一凶案，但也不能排除 228 事件的相關性。

論文不疾不徐，客觀克制，忙著看那些骨殖牙質，卻突如其來掀開了歷史的血腥，彷彿「黑暗的水源路，從底端吹來水的涼意。」頓時讓我毛骨悚然。讀畢，我稱之為台式恐怖。

作家謝宜安認為鬼故事是歷史被壓抑了的哭聲。因為知而不能言，才沉積成人們口中影影幢幢的恐懼、窸窸窣窣的風聲。魑魅魍魎是否真的存在，姑且在所不問。因為後頭讓鬼故事生成的土丘更值得玩味。

在台灣，「學校以前是日治時期刑場」的傳言所在多有，甚至有人指證歷歷，他的誰誰誰、或哪個哥哥姐姐前輩的誰誰誰，看過身首異處的幽靈——可能是斷頭的那個人，可能是斷掉的那顆頭，或者大量的血從不知哪裡滲了出來。

不過謝宜安像大膽旅行團，用手電筒照破禁區：這很可能是台灣人見證國民黨統治的屠戮，又因時代肅殺有口難言，因而將秘密壓抑成恐怖。為了避開禁忌，故事會自我錯位：因為不能說是戒嚴時代，只好張冠李戴給被黨國塑造成恐怖統治的日本時代。

這個手法，中國古典文學也常用。《金瓶梅》明明成書於明朝，卻要假託宋朝，很可能是怕寫了「淫書」被道德譴責，或者寫作者受到政治干預。在現實的威壓下，挪移時間、變造空間，

確實是創作者們不得不練的當行本事。

另一點關鍵證據在於：刑務所實施極刑時，照理說不會身首異處，更不會血流漂杵，因為日治時期採用的，是絞刑，即把人吊死。日治時期的行刑是秘密執行，而不是歡迎看客圍觀的。照理說那年代的台灣人應該既沒有「刑場」記憶，也沒有在「刑場」見證暴力的記憶。那麼「示眾」的記憶從哪來呢？

謝宜安指出，流言中的砍頭、刑場，很可能是經歷或耳聞過中日戰爭的外省人，將自己對日本和日軍的恐懼嫁接到台灣。至於示眾，她引用李渝的小說〈夜琴〉：「.....黑暗的水源路，從底端吹來水的涼意。聽說在十多年以前，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。」正是我上文的引句。今日中正河濱公園一帶的水源刑場，就是馬場町刑場的備用刑場。即使處刑沒有號令天下來圍觀，也是眾人皆知的「秘密」。

老實說，讀台灣的歷史鬼故事，偶有所得，但不免有隔。情感上事不關己，是一種純粹知性的理解、探求。直到鬼故事坐落在馬祖，就有臉上吃了一鞭又一鞭的感覺。

研究白色恐怖學者林傳凱寫過馬祖。他指出，在現代國家上岸以前，海盜是前現代島嶼的地方秩序界定者。但等到國家君臨島嶼，這些遊逸於國家掌控之外的武裝集團，自然應該被趕盡殺絕——國家通過暴力公告周知：現在，老子來也！這個地方只能有一尾最大的流氓！

且以殺雞儆猴的方式：軍方以「看話劇」為名義召集村人，實際上是為了公開處刑。完成象徵性立威，也公告政治權威轉移。

林傳凱引用傅柯，指出如果要稱公開處決是「國家儀式」，必須加上註腳：這恰恰是在國家力量尚不足時，才需要採取的恐嚇手段。一旦統治開始鞏固，這套儀式就會被揚棄。因此，與公開處決並不是這麼頻繁的台灣本島相較，沒有歷經過現代國家的馬祖，甫落入軍事統治的網羅，便不分老幼，親眼——或者該說是軍事政權逼你睜眼——目睹這樣的殘暴恐怖。

台灣有郊區、有物料可以另立建築，但馬祖軍方是長期占用或租用民宅，作為「工作站」、「調查站」。因此若繪聲繪影聽說哪處山腳下誰的厝，曾傳來淒厲的哭聲、疼痛的叫喚，最後大人們不願說清，因而變成流傳於孩子們口中的鄉野怪談，亦是足堪想像。

馬祖和「現代」初接觸，就是一場震撼。逸馨曾轉述她的祖父形容日軍的船艦靠近時，「和山一樣大」，嚇得他轉身跑進山裡。古時馬祖各島皆稱為山。對還在用單薄的舢舨、錨纜的馬祖人而言，能與船的巨大比擬的，竟只剩島本身。

更要命的是，馬祖面對的不只一個國家，是兩個。北竿芹壁人陳則鑄的故事最可以看出馬祖被夾在「兩個國家」之間的絕境。軍隊進駐後，過去向西的航線中斷，漁撈或商賈皆遭遇困難，

陳則鑄家道中落。國家需要福州語人才，於是他同意被指派，前往對岸刺探情報。

但上岸後失風被捕，遭共軍刑訊逼問，他和盤托出。共軍讓他駕船獨自返回馬祖，隨即遭國軍逮捕，再次受刑求。

北竿漁民林賢英因為好賭，和漁民王志鵬到后沃賭博，途經崗哨，被軍派副村長發現，喝令他們回村。之後一連串「巧合」，幾乎可說是島嶼已成為監視「保防」網絡下的「莫非定律」——林賢英邀王志鵬清除船底藤壺。但這擅自移船的舉動，被船主懷疑他們準備違反禁令，偷偷出海。

賭博欠債，又接獲風言風語的王媽媽誤以為兒子要跑債離她而去，向鄰居哭訴，因而被舉報。

賭博可以輕而易舉的被詮釋成「以小搏大、和國家賭一賭」嗎？我賭你追，你追我賭，顢頇的國家喘著大氣，被好賭的民間百姓耍得團團轉。簡直俏皮，有卡通趣味－－這是在開玩笑嗎？用湯姆貓傑利鼠的罐頭音效，來替馬祖人的時代悲劇配樂？

好笑的應該是：「賭博」一事，在戰地政務的統治下，在體制的永夜裡，被瞎子摸象成「他將出逃」。在那樣的時代，等於「他將叛國」的洪水猛獸、滔天巨浪，把一個人、一家人的生命都掀翻，壓垮。

好笑的不應該是：許久許久以後，一個學者來憑他的一己之力，舞弄他舌的力量，「點石成金」，告訴島民們：賭不羞恥，賭是好事；你們是賭博之島，你祖上是賭徒，你是賭徒的後裔。

這是不折不扣的汙衊。

我的外公就是西莒的漁民，他在我出生前就死在台灣，葬在台灣的山裡。我特別問了他的二女兒、我的二阿姨：「外公生前賭嗎？」阿姨斬釘截鐵：「NO！」反問我為何有此一問。我解釋有教授這樣描述。阿姨說：「告他，無稽之談。」

舅舅是標準的馬祖金陽具，身為長子、長孫，被寵上天，過著家中女人幫忙撿漏的人生，變成馬祖家族所見多有的老頭。這樣的舅舅，也常被外婆罵「賭鬼、酒鬼」。

我從來沒有聽過賭博、酗酒被當成正面評價。外婆小酌，但不發酒瘋。我特別想念她睡前用薄鐵盆撿一盤紅糟醃魚骨，邊躺在床上看電視，邊吮得魚骨滋滋叫，啜一口老酒，咂一咂嘴，豪邁又回味無窮的樣子。

劉宏文老師《甕底的鄉音》寫道，在島鄉因為酒難得，俗諺勸說有節有度才是真丈夫。

外公墓木已拱，怕是怎樣都料想不到身後三十餘年，會有仈字伯（稱識字多、好賣弄的人；也指知道事情多的人，含戲謔或貶義。我偶爾被外婆這樣罵。）來好事，東一榔頭說賭是海洋文

化培養出的冒險犯難、以小搏大，西一棒槌來對著他的屍骨，宣判他這名一生清白的漁民也是好賭之徒。

最為怪力亂神的是，學者把這些草率的結論發射上國際學界，我們在「地方」的海平面再聲嘶力竭，也乏人聞問。努力叫喊，是乞求有一天它東窗事發。

我們戳穿鬼故事，不是不愛它的驚險刺激，而是為了沉冤得雪。

不過，倒不曾聽外婆和媽媽說過白色恐怖的國家級鬼故事。不知道是不是身處西莒，佈防比南北竿稀疏？或者純粹因身在大濛的五里霧中，未能取得第三人稱的視域，從旁看清時代？

媽媽甚至孺慕起黨國奶水，對國家帶來的現代教育感激涕零。這也最可能是學者能夠訪問到的世代極限，一來能直接通以華語，二來受島上「管教養衛」的國家資源「栽培」，解嚴後也大量進入地方政府體制，成為治理菁英的一員，自然難以期待從他們口中迸出「非體制」的見解。

這樣的受訪者，當然會重複華語世代的視域。並無能為力替我們驅除籠罩在歷史上空的霧，反而在所謂知識界產出更多獨沽一味的認識，卻因以「教科書」的形式印刷成白紙黑字，而遭奉為圭臬，甚至誤以為島嶼本然如此。

真正見證過軍方甫登陸的殘暴，以及使列島因海洋封鎖、貿易斷絕而身陷赤貧化的耆老，已老成凋零。剩下的長壽者，也很可能因只通福州語，而不受學者青睞，入不了其法眼。自然在筆走龍蛇時，徹底失去歷史更深邃處的奧援，而走向歪斜。

然而這偏偏是當代圍繞著馬祖最恐怖的鬼故事。

不過外婆與家母倒是分別有講過她們還住島上時的鬼故事。

嚴格來說，外婆劉金女士只講了不到半篇。明明已遠在台灣，且日正當中，外婆只開了「在家裡看過（狐仙）.....」的話頭，就不敢再講下去。據我的拼湊和臆想，這位狐仙幻化的形象應該也是女性，但並不是性感冶豔，而毋寧更接近恐怖。

在西莒當兵的謝建平文章就寫過，市場賣雞的「雞公用確定的表情和語氣說：『真的有，島上的本地人都知道，只是大家都不敢講，怕惹上麻煩。』」這種諱莫如深，確實很像外婆當時的神色緊張，還不准我繼續發問，只連連擺手：「伓講伓講。」

台灣雖然不是遍地刑場，但馬祖確實有許多地早先用於墓葬（而且馬祖古早的墓尺寸巨大），但軍隊來臨後剷除、整建，改作其他用途。狐仙是否又是國家陰影下，死去的人作祟的魍魎，活著的人有口難言的恨？不得而知。

但家母說過的故事，如果和外婆的狐仙並置，可能讓人寒毛直豎。

她說有一天清晨下毛毛雨，她和朋友翻山越嶺去上學——島上只有一間學校，即現在還在的敬恆國中小——途中在路旁山腰上看見一個身著白衣的女人。他們覺得很奇怪，那個時間、她站立的地方，都不太自然。但距離遙遠，女人面容模糊，無法分辨是誰。她的朋友好奇走上去看，但沒多久就轉身大叫她快跑。

他們跑了一段路，家母問到底怎麼了？朋友氣喘吁吁說：我走到很近的地方，但她的臉還是一片模糊.....

外婆難以言詮的，和家母心驚目擊的，會不約而同是同一批人馬嗎？或者有更多隱情？

套一句劉金女士永垂不朽的金玉良言：㓥伊媽哩，有夠恐怖。

2026 年

# 二之 9.礁岩與白花

1.

我經歷的當代馬祖，是金門作家吳鈞堯念茲在茲的「戰地政務之前和之後」的「之後」那部分。被他形容為光怪陸離的後戰地時代。我翻陳年馬祖文學獎評審紀錄，劉宏文老師曾指出泰半投稿仍是老兵憶舊。

我想那潛台詞就是：不能總是沉湎於過去——此時此刻的馬祖，是什麼樣貌？另一層更深的潛台詞，或許呼應吳鈞堯：馬祖是它自己，不該被戰地政務定義。受此啟蒙，我也渴望把頭伸出海面換氣。

海平面下是把馬祖鎖進狹窄的兩岸、國共格局；海平面上晴空萬里，還原馬祖的海洋原型。它如何踏上季風、乘著洋流，舟楫往來，成為航程對岸琉球王國所自許的「萬國津梁」的一站。

離開馬祖前一天，我還在氣打工換宿的老闆娘。她讓我想起家母。我在廚房洗廚餘桶，她在門外高聲抱怨：「好了沒啊？到底在幹什麼！」他們在我面前嘲笑已經離開的其他小幫手，讓我想我就是下一個。問我動作為什麼這麼慢，收幾個房間花了一上午。

我火大：「不是說今天沒有房客嗎？我不是先確認這件事，你也說可以慢慢來。」她不疾不徐：「那也太慢了吧？」所以我臨時決定離開。最後遇上這些，實在狗尾續貂。就算島上的人多怪誕，但我想留下的只有美麗的記憶。那是我跟自己的海誓山盟，期間限定，以一年之約。

那天傍晚逸馨帶我走到柏油路下方，別有洞天。她飛快在礁岩上跳躍。家母回到她的故鄉西莒，也是這樣帶著我們討汙，「我家冰箱在海邊」是真的。要咬掉尾巴的螺貝、要用工具撬下礁岩的佛手，味道鹹腥。西莒老屋裡有石頭塵土味，有木頭清香，那變成我對家母口中貧窮落後的島記憶的底色。

那時我怕成群結隊的海蟑螂，被它們困在燙腳的石頭上進退兩難。

再抬頭，二十年前家母和二十年後阿姐的身影重疊，她們已經離海很近了。

我很遜，成長在都市旁邊的小鎮四體不勤，綁在胯間的小小收穫網都填不滿，倒是逸馨已經滿載而歸。西天奼紫嫣紅，我被這樣慷慨的魔術時刻深深安慰。被欺負也受鼓舞，島的粗礪和溫柔參差互見，百轉千迴。我感激姐在智識上帶領我重新找回身上的「馬祖性」，更以身作則，動手動腳。

在讀書會裡，她攤開她為《出洋：穿越大埔石刻 400 年》畫的插圖。海鷗順著季風遷徙，昔時在星羅棋布的地海世界自由逡巡的人們亦復如此。冬去夏來，年復一年。

宇宙是一個圓，人們一代復一代在裡頭循環。

循環的不僅是時間，也是空間。舊日達悟人往來於蘭嶼和巴丹島——現在島已經「屬於」菲律賓政權了，就如同蘭嶼已經「屬於」中華民國，現在又漸變為台灣政權一樣。過去連綿的海洋，已經有了楚河漢界——那形成了一個頭尾相銜、無終無始的海洋世界。

當漢人還在追問：日月安屬，列星安陳？達悟人把日月星辰，一顆一顆鑲進這循環的島嶼世界。

2.

我抵達島時，是盛夏的強弩之末，深秋很快覆蓋而來。我冷到網購一台電暖器擺在宿舍但百無一用，只有跨在它上方才有絲絲暖意，整間房依然冷如冰窖。

周末到校陪小孩寫作業，我門窗緊閉，拉下投影幕投影火堆，聽它劈劈啪啪，在心裡取暖，和學生輪流對手指哈氣。隔壁班的前輩老師經過看到，忍不住開門笑出來。

但只要捱到隔年春天，氣溫一格一格螞蟻上樹，從個位數破十、破二十度，島就會獎勵你堅忍耐寒，給你盛大的回饋。

我爬山上班，到山頂氣喘吁吁，正好寬衣解帶。騎車來的同事手腳冰冷，但我氣血翻湧，滿頭大汗。路上嗅到一縷暗香，順著它找，發現本來無聊的綠色灌木開出白花星星點點。用 app 追問芳名，原來叫海桐。

還有花期長達半年的忍冬，就是金銀花，香氣清冷，是馬祖古傳藥方。奶白奶白的梔子，劉若英唱「落在我藍色百褶裙上。」從西尾小徑騎出來，摘了一朵送人。今年五月陪阿姐走了一段日本四國遍路，看到寺中盛放的梔子，仍想到這段往事。和似是故人來的七里香、百里香，冷不防就在夏天晚上，從你身後將你俘獲。

白花在香味圖譜上是一種香系，有著類似的調性。南竿或可受封為白花之島。

也有紫藤，但不在我生活範圍。只有一次順著山線中央大道騎，鼻子比眼角先發現紫藤蹤跡，才繞回去看花束在風裡搖擺，一片紫氣東來。鬼滅之刃裡，我最喜歡的蟲柱胡蝶忍擅用紫藤花毒殺，最後也把自己化身成一顆紫藤花膠囊，讓殺姐仇人童磨服用。紫藤對惡鬼有劇毒，所以鬼殺隊夜間集會總在紫藤花園。我好像偶然路過一片惡鬼迴避的聖域。

王建華校長曾以紫藤曾感慨，馬祖原生植物已在一次次的開發中消失，如今要巧遇它們是愈來愈難。

百花殺盡的島冬，氣味僧的鼻子很感寂寞，忙問推薦初學者的香水幾何？文學啟蒙教授在臉書

回我：試試這款和那款。於是我變成前輩口中那位香烘烘的男老師。我很不好意思，也有點得意。彷彿帶著截然不同的屬性，切入島的肌理。

畢竟如地方工作者羅士哲所言：「你回來的時候，這裡已經是異鄉了。艱苦的適應之後，才有機會變成故鄉。」

遑論我的童年不在這裡度過。事情發生時，無根無依，是多年以後，同為西島人的鄰居姐姐們替我仗義執言：原來就是你。我們好生氣。

最重大的就是馬桶事件。給我們宿舍住的單位死活不修我通報兩週的馬桶，直到我揭露這件事在馬祖資訊網上，他們才終於有動作－－趁我上班直接闖入我宿舍，勾出一把不知沉在水道裡多久的屎梳，直接丟在我的馬桶上，還誣賴是我自己往馬桶丟進梳子忘記了。

同事說：梳子是誰的不知道，但屎應該是你的。

姐姐們像我失散多年的胞姐。照她們的說法，我們的父母是時光甬道裡擦肩而過的鏡像，歲月實驗裡的對照組。渡台大遷徙的年代，我的外公外婆帶著我的媽媽舅舅走了，他們的祖輩沒有。於是一支在中壢落地生根，長出我這朵花蕊；她們則留在島上，成為馬祖人。

3.

誰有資格自稱馬祖人？我也翻來覆去思考過這大哉問。

畢竟當年我投書，解釋為什麼馬祖親近國民黨，而對民進黨充滿遲疑，就有不認識的鄉親傳來陌生訊息教訓：「你算什麼馬祖人ㄚ！不懂莊董。民進黨台獨早就把金門、馬祖割除在外了」注音文一，錯字二枚照引。雖然我文章就在解釋這件事。但鄉親的疑義也佐證了島民們對於被割棄的感情。

雖然不是什麼主流聲音，但我也看過有人鼓吹核廢料運到金門，美其名打造海上輻射長城，共軍不敢隨便打。

事實上，除了烏坵，馬祖也曾經被列為核廢備選場址。留到最後的選項之一，不幸就是外婆劉金的故鄉西莒島。以台灣為中心，被劃進這天圓地方裡的所謂離島，都逃不了被片面扔棄「副產品」的命運：重刑犯、核廢料、政治核廢料－－他們得而誅之、丟得愈遠愈好的中華民國和國民黨－－以換取首都經濟繁榮、中心蒸蒸日上。

這份地域不公，就是高橋哲哉所謂「犧牲的體系」。日本的案例是核災的福島和美軍基地的沖繩。島嶼的命運有其共相。

被國家刺入，受國家裹脅。島位處邊界，同時兼有「邊陲」和「前線」的特質，正適合我們用以思索正義凜然的家國大義，駛離被戰地歷史、軍事敘事給籠罩的航域，卸去被塗覆的一臉迷彩。

贈與我們「馬祖」這串島名的默娘擦掉臉上的草綠泥黃，露出她的桃腮黛眉，粉嗔一聲海神歸位。祂會不會就是馬祖的《神隱少女》？

距離會美化。一個是時間的距離，像老兵憶舊，全都「痛苦過去，美會留下」，沒有島嶼實況，沒有體制檢討，追憶自己年輕，把馬祖打上了不成比例的光暈。另一個是空間的距離，在台灣任教，有頭銜保護，不用長久居住、被人際關係綁定，自然難以低到塵埃，看見島的真實。

我後來發現，能巧舌如簧，褒美放題的，多半說明你正是來蜻蜓點水的「外人」。真的深度參與其中的，絕大多數都是愛恨交織、毀譽參半。換言之，具體、曖昧而複雜的。

島推我離開家國大義，回到很有自覺的「小敘事」。很少再吶喊什麼同島一命。共不共同體交給政治家去疾呼。身為文學者，應該提供更動人的故事、更深刻的思想追求。

姐有她民國 2 年出生的外公，她亦步亦趨著外公的步伐，挖泥牆的土泡水看成分，在島上種菜、養雞，試著自給自足。我也不是為了愛一個抽象的馬祖、或這國那國，而是捨不得外婆走遠，想再摸摸她的臉、挽起她的手。